

汉语方位词“里”的认知考察*

吕兆格

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提要 方位词“里”在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在频繁的使用中随着语言的发展其意义发生了泛化,不仅指具体的方位意义,也可指时间、范围、方向、情感等非方位意义。其非方位意义是在方位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容器隐喻)拓展而来的。最后,我们考察了“里”“外”的不对称性,以便对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某些帮助。

关键词 方位词“里”、空间范围、容器隐喻、不对称

当人类从混沌、蒙昧的远古时代第一次睁开智慧的双眸时,大自然给予他们的第一个视觉刺激就是空间,而生活在空间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随时随地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并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所感受到的各种空间关系。人们的经验,尤其是身体体验,决定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又决定了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言中的某些现象来了解人们是怎样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的。在人的认知体系中,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认知层面,莱考夫(1987)称之为意象图式(image schema)(赵艳芳 2001:68)。汉语方位词“里”体现的是一种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表达的是一种与“外”相对的空间关系。据林德(S. Linder 1981)统计,英语中有600余个动词是借助于里外关系进行词义引申或获得隐喻用法的(赵艳芳 2001:49)。可见这种空间关系在人们的语言表达中是多么普遍和重要。

刘宁生在《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中认为:“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待空间的方式,其结果熔铸在自己所使用的语言中”,“语言再现的空间并不是真实世界的‘传真照片’,而是经过意识过滤的图解”(刘宁生 1994:169)。换句话说,“里”表达的空间方位关系可以是真实的,如:屋子里、盒子里,也可以是推断或想象出来的,如:句子里、电影里、语气里,当然一种用法是建立在以感知为理据的空间隐喻的基础上的。“里”在频繁的使用中随着语言的发展其意义也发生了泛化,不仅指具体的方位意义,也可指非方位意义。这正如吕叔湘先生(1965)所指出的:“里”是一个高频词,与其他单音节方位词相比较,其用例和搭配面大大超过其他词;从语义方面看,很多“里”的用例已不指具体方位,没有了“定向性”却只有“泛向性”(吕叔湘 2004:294)。作为一个后置的方位词“里”,其意义泛化后,不仅可以用在抽象名词的后面,如:感情里、语气里、尴尬里,甚至还可以附着在介词(或介词短语)、动词和形容词后面,如:往里拉、朝好里说、往死里打。也就是说,“里”和某些词语结合以后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空间方位关系以及空间的隐喻(metaphor)关系。据崔希亮(2002)通过对1600万字的现代汉语语料中约50000例“里”的用法分析,“里”除了表示具体方位之外,还可以用于环境、氛围、机构、时间、内容、

* 本文为国家汉办“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位词的语义认知基础及意象隐喻系统”(项目批准号:HBK01—05/064)的子项目。本文得到了缙瑞隆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情感、活动等 (崔希亮 2002:260)。

“里”的意义发生泛化,从表示具体的方位意义到可以表示抽象意义,这是它进一步虚化的基础。汉语本民族的人对此已习焉不察,凭着语感或语言习惯使用时就不会出错。但对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掌握起来却十分困难。特别是初学者,在汉语语感形成之前一般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母语和先学的那种外语的影响,很容易利用母语或已掌握的外语的语法知识来套用汉语的语法问题,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语法错误。为了让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对汉语方位词“里”有个全面的认识,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对方位词“里”做一个多方面的考察,以便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某些帮助。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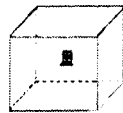
自然界的任何物体,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只要是客观存在的,就会以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在空间占有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与物体本身的大小没有关系,而是指某一空间的相对位置。空间范围是人类对一个物体所处位置的一种几何图形的概括,物体所占有的空间范围的形状,如同我们数学中所学到的几何图形一样,也有“点、线、面、体”之分(齐沪扬 1998:37)。根据某个物体所占有的空间范围的形状显示出来的空间特点,我们可以把表示空间方位的“里”大致分为两类,分别记作:参照物为体类、参照物为面类。

2.1 参照物为体类

“里”的参照物更多的时候、最典型的是表现为三维的“体”(包括立方体、长方体、圆柱体等)。例如:

- (1) 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做着实验。
- (2) 她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 (3) 衣服都放在柜子里了。

(图 1)



这里的参照物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范围(如图 1 所示),物体可以存在于参照物的水平的底面上,如上例(1)(2)(3);也可以附着在“体”的各个面的内壁上(即物体和容器的内壁接触),也可以无所依附,处于参照物的内部空间中。例如:

- (4) 他的房间里贴着很多明星剧照。
- (5) 教室里挂着两块黑板。
- (6) 客厅里吊着一盏水晶灯。
- (7) 一只虫子想从瓶子里爬出来。

上述各例中,物体与容器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动词体现出来:“贴”指物体和容器的内壁接触;“挂”的物体可以挂在墙上,也可以挂在天花板上;“吊”一般指在天花板上;“飞”表示无所依附,处于参照物的内部空间中;而“爬”则一定要沿着瓶子的内壁。

2.2 参照物为“面”类

“面”有两类:一种是“面积”的“面”,一种是“平面”的“面”。英国的利奇和斯瓦特威克著的《英语交际语法》中,根据英语表示空间范围的形式标志——介词的不同,将空间范围分成“空间的一点”、“一条线”、“表面”、“面积”、“体积”五种(利奇·斯瓦特维克 1983:110)。他们所说的“面积”是指“四周有边界围住的一块土地或疆土。”齐沪扬先生(1998:43)也把物体所占有的空间范围是四处都有边界的“面”形状,称为“面积”,以与表示“表面”的“面”形状区分开。在此,我们引用这种说法,把四周有边界的“面”也称为“面积”。如:

- (8) 她每天在公园里晨练。
 (9) 院子里有几棵枣树。
 (10) 吃过晚饭，我们来到校园里的湖边。
 (11) 愤怒的人们要冲进城里去。
 (12) 抽屉里有一挂珍珠项链。

(图 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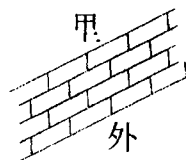
(图 2b)

上例中的“公园”、“院子”、“校园”等是指四周用墙或栅栏围起来的一片土地，这里的“容器”都是被人为地划出边界的“面积”。从数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三维的实体；但从功能的角度看，我们不重视它的“高”这个维度，只是强调四周边线的划界作用。因此有明确的边界或界线，是方位词“里”的一个重要特征。

参照物有时以平面的形式出现，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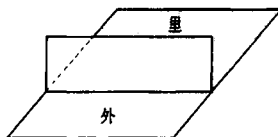
- (13) 孩子骑在墙上，一条腿在墙里，一条腿在墙外。
 (14) 窗外已是漆黑一片，而窗里却明亮如昼。
 (15) 他从车窗里伸出头来，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16) 他站在大门里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

(图 3)



上述例句中的“墙”、“窗”、“大门”都是分界的事物，虽然事物本身也许是立体的，是有厚度的，但作为参照物时凸显的是其一个平面 (如图 3 和图 4)。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里”具有内隐性，“里”前的参照物具有阻隔视线的作用，使容器内的东西不容易被看到。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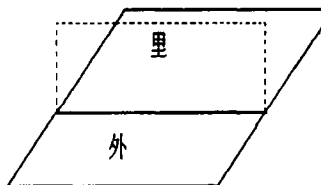


有时，作为参照物的这个平面又是以线的形式出现的，如：

- (17) 请把车子放在停车线内。
 (18) 等候列车的旅客请站在安全线内，不要走到线外。
 (19) 打球时要把球发在白线内。

因语体的需要，这里用的是“内”。“内”前的参照物虽然是“线”，但它不是一维的概念，而是一个无形的“面”，因为工作人员用白粉灰划线时不可能划在空中，只能划在地面上，因此它实际上是以地上的白线形成的一个分界的“面”，把空间分成“内”和“外”两部分。(如图 5 所示)

(图 5)



有时，作为参照物的线是人们意念中或感知上的，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都认可了它的存在。如：

(20) 骑自行车的人大都是从里手上车。(《现代汉语词典》773页)

人是从认识自身开始认识外部世界的。在中国人的认知意识中，一般以人体的中轴线为界把人体分为左右两侧，而人在劳动时多用右手，即和外部世界互动时凸显的是身体的右侧，那么和右侧相对的左侧则为“里”。所以有“里手”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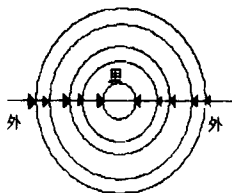
此外，作为划界的线可以是直线(如图5)，也可以是曲线。例如：

(21) 早晨跑步时，我跑里圈，爸爸跑外圈。

(22) 自行车的里胎和外胎都是新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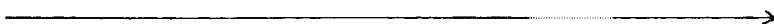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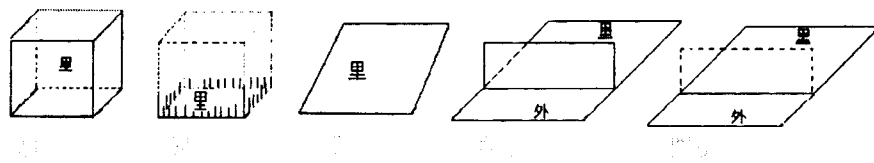
跑步的操场是个圆或椭圆形的，靠近圆心的为“里”，远离圆心的为“外”。“里”和“外”是用跑道上的线，实际上是以线形成的面来分开的一个相对的空间。自行车的里胎和外胎是同心圆，道理和操场一样(如图6所示)。

(图6)



由此可知，“里”具有向心性，离中心越近，它的空间性越强，它的辖域越确定。而“外”具有离心性，离中心区域越远它的概念性越强，但它的辖域是不确定的。

一个语法范畴，可以有原型(prototype)成员，也可以有非原型成员，由于客观世界的事物是千变万化的，因此非原型成员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与原型成员多少都有点儿相似之处。我们把以上几种“里”的不同空间位置放在一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图1中的“里”是典型的三维立体空间，是“里”的原型，它最大限度地区别于其他范畴的原型成员。当这个封闭的空间发生变化，没有上面覆盖的东西，而是在四周边界上用墙或栅栏围起来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时，于是就有了“公园里”、“校园里”、“院子里”等(图2)；当四周的围墙或者栅栏也没有了时，只剩下一个四周有边界的水平放置的平面(图3)，如：“农村孩子放学后还要到地里去干农活”，这个“地里”不是“把肥料埋在地里”的“地里”，而是指四周有边界的一块土地，它凸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平面；当这个平面垂直放置或者发生90°的旋转时，与另一个平面垂直，于是形成了图4；当这个垂直的“面”以“线”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可以设想为这个面的另三条线以虚线的形式存在(如图5)。图示如下：



上面各图使“里”的空间性形成了一个序列，这个序列从左到右是一个 [+封闭][+空间范围]特征渐弱的递变序列，而从右到左则是一个 [+封闭][+空间范围]特征渐强的递变序列。“里”的空间范围，不只上面列举的这些，其实还有很多，如：胡同里、隧道里、被窝里、杳杳里、门缝里等等。尽管“里”所占有空间范围的形状不同，但它体现的空间方位都是属于拓扑性质的空间方位，也就是说它不随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相关的两个物体只能是一个用作目的物，一个作为参照物。那么，哪些物体常作目的物，又有哪些物体常作参照物呢？在汉语中，人们倾向于用具有较大、固定、持久、复杂、已知等特征的名词性成分表示参照物意义，而用具有较小、移动、暂时、简单和未知等特征的名词性成分表示目的物意义（王艾录、司富珍 2002:127）。如“书在书包里”，书和书包的方位关系是不会随书包形状的变化或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改变的，无论书包是什么样的形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书总是在书包里，而且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书包在书的外面”。

认知语言学认为，一个语言形式（词语）的意义不仅包括这个词语在人脑中形成的一个情景（situation，指一个概念或概念结构），而且包括这一情景形成的具体方式——意象（imagery）（沈家煊 1994:12）。方位词“里”的意象是一种容器图式，凸显的是包含性，其语义在人们的概念层次上激活的是一种空间概念，这种空间概念对应着客观世界中的体范围或面（包括平面和面积）范围。范围所包围的方位为“里”，不被范围所包围的方位为“外”，“里”和“外”之间有一定的界线。尽管“里”的封闭性的强弱不同，但至少都有界线，有范围。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描写方位词“里”的语义特征：

[+空间范围][+有界限][+相对封闭][+向心][+辖域确定]

由此，我们也可以制定一条规则：如果A是容器，B在A的里面，二者是包含或内包关系，那么就可以用方位词“里”来描述A和B的空间关系，即：B在A里或者A里有/是B。当然，这种空间关系可以是真实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

三

人们的认识会不断地变化、发展甚至于转移，因此空间方位词“里”的意义范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按照人类社会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人类最初认识的事物往往是有形的、具体的事物；当认识进入高级阶段，它就获得了参照已知的、具体事物的概念认识和经历，去对待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概念的能力，于是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就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连的隐喻语言。人们对具体的、可以直接理解的事物的经验，为我们认识更复杂的概念和抽象的事物提供了基础。空间方位词“里”和名词结合以后可以表达不同的语义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反映的是不同的语义场景。人们在认知中将“里”的容器概念映射到更为抽象的领域，于是就形成了“里”的各种隐喻义。

“里”这种容器图式的形成有其生理和物质基础。“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人的身体是人类认识的起点，首先人的身体是一个三维容器，人们吃饭、喝水、呼吸、拉撒等是“吃进”、“吸入”、“呼出”、“排出”。人们从空间结构中获得了这种图式，又将它用于对世界其他经验的建构，即将其他的非容器的事物、状态、情感等也看做是容器，并依此来认知和描述，于是形成了方位词“里”的各种引申义或隐喻用法。“里”的意义从具体到抽象，我们都可以用容器图式来解释和分析它。

- (23) a. 他在心里嘀咕、琢磨着。 b. 我们说的话全部落在那个“奸细”的耳朵里了。
c. 他的把柄在我们手里。 d. 现在他腰里有几个钱了。

人类的认知活动根植于日常和身体体验，人类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经验，来自于对具体的、能明确定义的事物的认识。这样，相对简单的、在我们日常身体体验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

——容器，便对人类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具体说来，人类将人当作独立于周围以外的实体，每个人本身就是个容器，有分界面、有里外等。而整个人体又由多个小容器组成，于是形成了“嘴里、心里、耳朵里、眼里、肚子里、腰里、嗓子里、脑子里、怀里”等，甚至我们伸出来平展的“手”都能作为容器看待，如“手里”、“手心里”。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和“里”组合，即可实指又可虚指，而上例中的“手里”“腰里”等意义较抽象，并不具体指手的里面、腰的里面，而是笼统地讲掌握、控制和拥有的意思。

- (24) a. 他在信里表示了他的真实意愿。
b. 日记里是她的成长经历。
c. 这个词常用在祈使句里。
d. 这事儿电话里说不清楚。

上述例句除了体现容器隐喻 (container metaphor) 以外，还体现了这样一个隐喻：人们把思想、观念和感情等放进语词和句子里，就像把物体放入容器一样，接受者将思想、观念等物体从表达形式的容器里取出来，完成语言交际的过程，这就是 Reddy (1979) 提出了著名的“导管 (conduit) 隐喻”。

- (25) a. 县里要来检查卫生。
b. 他调到省里去工作了。
c. 区里正在进行选举。
d. 厂里正考虑他的住房问题。

表示机构单位的词语和“里”组合，是一种人为地划出边界的抽象容器，可以指机构单位、机构单位领导、机构所在的处所，也可指单位的人。“省、县、乡、镇、村、部、司、厅、局、科、院、系、处、厂”等，这些概念与中国社会的生存环境有关，“里”的意义也由原来的有界限的范围变成了表达社会空间关系的概念。表示机构单位的这些名词，加上“里”，用于指代义，这是口头语体的说法，常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 (26) a. 老太太是半夜里死的。
b. 在那一秒钟里，我期待着他的亲吻。
c.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只看过两回中国戏。
d. 平日里她不爱说笑。

此外，还有“春天里、大学里、假期里、月子里”等等。一些词语和“里”连用，表示一定的时间范围，并且具有封闭性，这是运用了容器隐喻的手法。因为时间词本身没有空间性，人们通过隐喻的认知模式将它们处理为有形的容器，将一维的时间喻为三维的立体空间，使时间可视化。一段时间正像空间里的一个地区，可以感知为一个有界的区域。时间之所以要借助着方位、事物、运动等观念以隐喻的方式理解，这与我们的生理属性有关。人类的视觉系统有运动及物体/方位的感知器，却没有感知时间的器官，因此，各种语言都大量运用空间词语来表达时间，这个现象体现的正是时间的空间隐喻性质 (张敏 1998:123)。“里”的这种用法也体现了它的 [+范围] 语义特征。

- (27) a. 他在电影里是个人民警察。 b. 电视里正在播《浪漫的事》。
c. 把这个文件放到电脑里。 d. 镜子里的他白得吓人。

上例中“里”前面的名词本身不具有任何的空间义，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显示功能。

这类事物既有“硬件”部分又有“软件”部分，“软件”是显示的内容，而“硬件”更为实在，一般都有明显的立体感。其实“软件”义和“里”搭配后，也具有了三维空间感。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认知中，使用了容器隐喻的思维模式，将这些词语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喻为容器，在感知上使它们拥有了立体感。

- (28) a. 她正从米里挑石子。 b. 兔子跑进了森林里。
c. 他把五指伸进头发里。 d. 他突然钻入了队伍里。

“米里”不是指每一粒米的里面，而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森林、米、头发、人堆”在这里都是群体名词，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这些事物本身虽不具有可容性，但“里”的附着使这些群体名词被概念化为容器，就具有了区分“里”和“外”的空间边界。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有一定空间的容器。此外，还有一些不可数或没有维向的物质，如：水、云、雾、雨、月光等，也可以把它们感知为容器，构成：水里、云里、雾里、雨里、月光里等。

- (29) a. 人一旦陷进感情里，尤其是婚外恋里，就会麻烦多多。
b. 情人生活在偶然里，夫妻生活在必然里。
c. 她扔下这句话就走了，把大家留在了尴尬里。
d. 他的语气里多少有些嘲弄。

人类的空间方位感知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力，空间经验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较早就能获得的基本经验。因此，人们借助从这类基本经验中得出的基本概念去理解情绪、感觉、经验等较抽象的概念。除了上例中的以外，还有：记忆里、经验里、风俗里、刀光剑影里、叫喊声里、幸福里、生活里等等，这些词所指称的事物都没有具体可感的固有形体，自然没有具体的视觉空间边界，但与“里”组合后，便在人们的心理上构筑了空间边界，具有了内里空间特征，表现为抽象的容器图式。

- (30) a. 有话当面说，不要背地里议论人。
b. 这件事你们私下里调解吧。
c. 母亲暗地里直掉眼泪。
d. 我们下车后，四下里一看，都是果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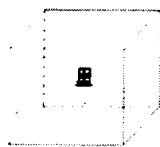
这是“里”的固定用法，是指某些词语与“里”搭配固定，人们习惯上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这里的“里”更为虚化，只是框定某种状况。此外，还有：黑里透红、笑里藏刀、忙里偷闲、死里逃生、字里行间、百里挑一等。

- (31) a. 大家正帮他朝里搬家具。
b. 壁虎正往高里爬呢。
c. 朝死里打，看他以后还敢再偷东西！
d. 往小里说，那个血泡也有鸡蛋那么大。

这种用法就是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泛向性”，用在此处的介词很有限，它们都跟空间方位或方向有关。“里”的这种用法，同样也是采用了容器隐喻的思维方法，是把方向的目标或动作的过程看做容器。

上面(23)-(30)表现的是静态的方位词“里”，(31)表现的是一种动态位置的“里”。当然“里”出现的环境远不止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出现的每一个环境看成是一个语义范畴。

每个语义范畴之间都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它们构成一个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是和人们的认知发展相联系的，它离不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识。动态的“里”也就是指物体或行为在这个位置相对于参考位置来说是运动着的，这种运动是有方向的。如果任何一种形状的空间范围在广义上都被看成是一个“点”的话，那么动态的“里”的源点就是说话时的位置或状态，运动轨迹也就是动作的方向（趋向“里”），这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引申的位移，而运动的目标或终点则是达到“里”或者“里”前的形容词或动词体现的某种状态。如下图：



“里”的静态模式



“里”的动态模式

Langacker (1987) 在谈到范畴化问题时提出两种范畴化的概念：一是基于原型的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by prototypes)，一是基于图式的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by schema)。原型是一个类的典型成员，其他成员根据它们与原型的像似性与原型具有相应的对应关系，这种像似性是有层次的，有的成员与原型像似性多一些，有的成员与原型像似性少一些 (崔希亮 2002:262)。上面第二部分中表示具体方位意义的“里”的范畴化过程是基于原型的，而第三部分“里”的抽象隐喻意义中的“里”的范畴化过程是基于图式的，因为图式是建立在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上的，它可以涵盖该图式中的所有成员，图式中的成员是不分层次的。“里”的所有意义范畴 (包括具体的方位意义和抽象的隐喻意义) 都与核心意义 (空间范围) 有关，也就是说它们都表达空间方位关系，有的表达的是物理空间关系，有的表达的是心理空间关系，在人们的认知机制里，二者具有相同之处 (崔希亮 2002:262)。“里”的基本逻辑来自容器图式的构型，一个物体要么在容器内部，要么在其外部，由此经验我们可推导出：“里”的这种包容关系保护被包容的物体，内部行为要受到边界的制约等。

四

我们常常将“里”与“外”对举使用，如：里应外合、吃里扒外、屋里/屋外、门里/门外等。这里的“里”和“外”是相对的，以其前面的名词作为划分空间的界线。通常来说，里外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确定了“里”也就确定了“外”。但有些情况下，人们在表达方位时，习惯于说它在“……里”，而不说它在“……外”，亦即“里”与“外”又存在着不对称性。例如：夜里/※夜外、手里/※手外、碗里/※碗外。这就是方位词“里”“外”不对称的表现，也就是赵元任先生 (1968) 所说的“扭曲关系” (skewed relations)。我们也可以引用邹邵华 (2001:94) 先生对 21 篇小说的统计结果来说明这个问题：

“里”“外”的隐现	用例数目	“里”出现次数	“外”出现次数
有“里”无“外”	321	889	0
有“外”无“里”	12	0	27
有“里”有“外”	7	66	21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数据也表明：“里”的使用频率为 6474，“外”的使用频率为 836 (沈家煊 1999:219, 367)。也就是说“里”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外”，按照一般的理解，除了“里”与“外”相对外，还有“内”、“中”等也可以和“外”构成反义关系，换句话说，“外”对应着“里、中、内”三个方位词，“外”的使用频率应该比“里”高才对。

那么,为什么“里”“外”使用的次数会相差这么大呢?吕叔湘先生早就作过论述:有的“里”表示的是“泛向性”,不是具体的方位,这一部分“里”没有对应的“外”,如“往高里长”等。有些词语能加“里”,如:嘴里、手里、河里,似乎也能加“外”,但在实际语言里是完全用不着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说“嘴外、手外、河外”(吕叔湘 2004:294)。关于这种情况,我们本族人使用时一般不会出错,而外国留学生在习得汉语时,往往采取类推的原则,常常出现一些错误。其实,语言的结构跟人对客观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应或“象似”(iconicity)关系,从认知上讲,象似原则体现的正是人的一种“类推”能力(沈家煊 1999:10)。那么针对留学生使用方位词“里”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里”“外”的不对称现象,我们就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加以解释。

人最初是从认识自身开始认识外部世界的,人的认知方式有它的物质基础或生理基础,首先人体的构造就是不对称的,一些重要的器官(如心、肝、肺等)都在人体内部。人体是个容器,呼吸吐纳,有“里”“外”之别,对进入人体内的东西有最切身的感受。其次,“里”表示一个相对封闭的方位或空间,所以“里”的辖域是确定的,由于人们在获取方位信息时有准确性的要求,于是人们在认识自身及外部世界而获得的知识经验中就形成了一种以“里”为中心的心理,因此“里”的使用频率就特别高。再者,如前所述,“里”具有内隐性,对于人来讲,容器内的秘密是认知的兴趣所在,所以关注度高的事物在认知过程中就被凸现出来,成为认知的焦点,映射到语言中,“里”的使用频率就特别高,因此也就成了无标记项。认知语言学认为,无标记项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在习得的时候,最容易习得的也是无标记项,进而人们在表达方位时也习惯于用“……里”的形式(邹韶华 2001:109)。另外,沈家煊先生(1999:36)也指出:人的认识和推理过程具有单向性或不对称性,总是从典型成员(无标记项)出发,认识和推导出非典型成员(有标记项),而不是相反。根据标记理论,无标记项的分布范围要比有标记项的大,按照这个判断,“里”的使用频率比“外”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此之外,“里”与“外”的不对称性,还表现在它们的虚化方向和虚化程度不一致,虚化的方式和结果也不对称上。例如“里”可以以空间域隐喻时间域,我们可以说“夜里”却不能说“夜外”,可以说“二月里”却不能说“二月外”;“里”还可以虚化为抽象空间和虚拟空间,可以说“思想里”和“电话里”却不能说“思想外”和“电话外”。应该说这也是“里”中心的方位观念在起作用。

总之,“里”“外”的不对称,除了与方位词以及所附词语的语义用法有关外,还与使用习惯、音节搭配、语体风格和使用者的心理视点等有关系。

五

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搜集资料,整理分析,以描述其事实,而应该是进一步的解释:即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实,人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并加以概念化,从而来实现人的思维活动和交际活动的。认知语言学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经验出发说明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解释了许多以前人们无法解释的语言问题,尤其是在揭示本族人习焉不察而外族人困惑不解的语言现象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因此它在对外汉语教学及相关的本体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本文讨论的就是方位词“里”的认知及隐喻用法,在容器图式这种认知模式的指导下,外部世界中被我们视为容器的不仅包括有自然边界的三维实体,还包括能被我们感知出边界的那类实体,即凡是有边界或能构想出边界的空间都可以作为容器。隐喻是人类认知重要的和基本的方式之一,语言中很大一部分隐喻来自空间概念,因为人的最初感知是从感知自身运动和空间环境开始的。隐喻用法是指人们的空间感觉从一个认知域引申到另一个认知域,或者说是由基本认知域到复杂、抽象的认知域的隐喻认知方式。在认知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用于空间关系的词语后来被用来喻指时间、状态、过程、关系等等抽象概念,这就是隐

喻认知的结果(赵艳芳 2001:48)。通过隐喻,人们将空间方位和各种抽象的范畴联系起来,衍生出新的意义范畴。方位词“里”体现的是一个容器隐喻,事物、事件、时间、活动等都可以放在容器内,它从空间域映射到时间域或其他认知域,容器隐喻发生了拓展,于是就形成了“里”的各种引申或隐喻用法。

参考文献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19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崔希亮. 2002. 〈汉语方位结构“在……里”的认知考察〉, 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英) 利奇·斯瓦特维克. 1983. 《英语交际语法》, 戴炜栋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刘宁生. 1994. 〈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 《中国语文》1994.3:169-179。
- 吕叔湘. 2004. 〈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 载《吕叔湘文集》(第二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 1998.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上海: 学林出版社。
- 沈家煊. 1994. 〈R.W.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国外语言学》1994.1:12-16。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王艾录, 司富珍. 2002. 《语言理据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敏. 1998. 《认知语言学 & 汉语名词短语》。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邹韶华. 2001.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